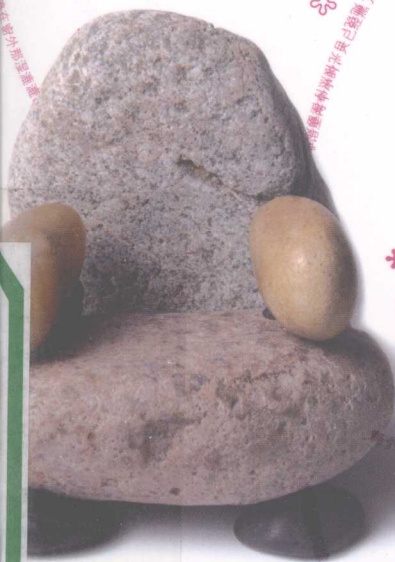


六弄咖啡馆

liunong
kateguan
藤井树·著



*

I247.5/857+1

2008



藤井树·著

linong

kafeguan

六弄咖啡馆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六弄咖啡馆》

© 中文简体字版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同意经由北京天下智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引进,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弄咖啡馆 / 藤井树著. -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1120-185-7

I. 六… II. 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2194 号

六弄咖啡馆

作 者: 藤井树

责任编辑: 胡开祥

特约编辑: 王沁滨

封面设计: 贾 嘉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ISBN 978 - 7 - 81120 - 185 - 7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 - 2903126

印 张: 7

字 数: 100 千字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水荫路 56 号 3 号大院 9A

邮编: 510620 电话/020 - 22232999 传真/020 - 85250486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 - 90563833 传真/603 - 90562833

E - 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六弄人生：

人生，像走在一条小巷中，每一弄都可能是另一个出口。也可能是一条死胡同。
生在一个与一般人不同的家庭中，是我人生的第一弄，

爱上了你，是我人生的第二弄，

注定般的三百六十公里，是我人生的第三弄，

失去了你，是我人生的第四弄，

母亲的逝去，是我人生的第五弄，

在这五弄里，我看不见所谓的出口，出现在我面前的，尽是死胡同。

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再见，世界，是我人生的第六弄。



· 自序 ·

好久不见，你们好吗？

久违了，你们。

我写完《六弄咖啡馆》的那个晚上，台北正在下雨，墙上的温度计说气温是二十七度，时钟说时间是凌晨两点二十一分。我深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把气吐出来，用键盘打下“全文完”的同时，跟过去完成了十一本书时的情况不一样，我竟然没有“我终于又写完一本书了”的兴奋感，心里反而有个声音对我说：“嘿！恭喜你终于完成了啊！距离上一本《寂寞之歌》已经三百天了，这间咖啡馆盖得太久了吧。”

我还记得二〇〇三年六月时，我开始筹划要在高雄开“橙色九月咖啡馆”，一直到它完全完工、开始营业也只花了不到六十天的时间（这当中不包括找店面的一年多），但这本《六弄咖啡馆》却让我盖了三百天才盖起来。

我想不出什么原因，明明我并没有太多的外务或是贪玩太多的时间，但这间咖啡馆就是花了我三百天。

为什么要写《六弄咖啡馆》？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要架构成形于一个天色阴暗、气温很低、又湿又冷的温泉度假村里的某个男汤，几个臭男人围在一起讲一些五四三言不及义的东西，白色的毛巾折了好几折之后摆在额头上当日本人，嘴巴里三不五时就叨根香烟。

老甲烦恼自己的女朋友到现在还不想嫁给他；老乙说私房钱上星期被老婆从隔了好几隔的橱柜夹层中找到了，现在命苦得要死，劝老甲还是别结婚的好；老丙说他的小孩快上幼儿园了，负担加重真是烦恼。

听完他们的唠叨，于是我告诉他们一个故事。我一个朋友，他是我的同梯，我们一起进新兵训练中心，一起下同一个部队。他退伍后一直一个人生活，女朋友也有，家人也都还在，只是他比较独立，所以他坚持一个人到台中去工作。但他运气不好，到了一家不太正常的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在一栋商业大楼的九楼，那其实是一家诈骗公司，他一进去就挂主任头衔，却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公司里办公桌至少有五十张，来上班的却不到五个人，每张桌子都是空的，就算这位置有人坐，桌上也只不过是多摆了一具电话机。经理跟总经理每天都不知道在哪里，总机小姐也只会上网看在线购物。至于他这个主任该做什么工作呢？坦白说，他去上了五天班，五天里连一件事情都没做，连一通电话都没接到。

然后事情发生了，一天傍晚接近下班时间，一群恶霸冲进公司，扬言要找他的总经理，这时全公司只有他跟总机小姐在，他告诉那些恶霸，说不知道总经理在哪，对方从来没有进过公司，他连见都没见过。一旁的总机小姐则是吓得连话都不敢说。

恶霸把我朋友打了一顿之后，就把窗户打开，然后把我朋友从九楼丢下去。

对，你们没看错，他们把我朋友从九楼丢下去。

一年半之后，我接到了这个朋友的电话，大约有两年没有联络，他说他到台北来工作了，邀我一起喝杯咖啡。我以为他一直都过得还不错，但我没想到他曾遭遇这样的事。

“九楼？”我相信我的眼睛一定睁得很大，因为听他诉说这件事



时,我真的非常非常地惊讶,一是惊讶他为什么这么倒霉,二是惊讶他为什么还活着。

“对,九楼。”他点点头,笑着说。

“那你为什么还活着?你确定你是人吧?”我还刻意摸一摸他,确定他是人。

“我当然是人。”他笑了一笑,“当时我掉在一辆大型的厢型车上,算是命大,也还好医院就在附近,救护车很快就到了,不然我还是活不了。”

他后来把情况说了一遍。他说那群恶霸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除了猜测总经理跟那群恶霸之间可能有利益纠纷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向可以猜测。而他接下来说的话真是让我难以消化,他说,从九楼掉到一楼的速度,他没办法去回想,他只记得他被丢出来之后,就直接栽到车顶上了,而因为他用尽所有力气绷紧自己的肌肉,加上某些身体危机反应的激素快速地分泌,在砸上厢型车顶的那一刹那间,他全身都破了。

对,他全身都破了。身上大概有数十条撕裂伤,是身体里的力量撑破皮肤造成的。然后他卷起他长袖衬衫的袖子,让我看看他手上的好几条疤,说:“这样的疤,我背上有十几条,全身加起来有五十多条。”

他全身一共缝了七百多针,严重的脑震荡让他在医院里吐了三个星期,他全身有一半左右的肌腱是受伤的,必须经过复健才能恢复肌理功能,他骨头断了几根他也忘了,内出血并发肾衰竭几乎要走他的小命。当这些难关都一一渡过之后,他还得面对一种每天都要面对的痛苦:以一针两孔(一进必有一出)来算,全身一共超过一千五百个针孔,在他每天麻药退掉的时候,就像是有人拿刀在割伤口一样地痛。

“但是我活过来了。”他说，“对于人生，我的看法改变了很多。”

听完故事，老甲老乙老丙都安静了，他们的表情告诉我，我说了一个让他们感觉头皮发麻的故事，但我也同时告诉他们，他们其实已经很幸福，比起很多人来说。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六弄咖啡馆》这个故事的架构，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不停地建构起这个故事的样子，然后我花了三百天来写完它，一直到现在，我完成故事之后再写这一篇序，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朋友可怕的遭遇会让我想写《六弄咖啡馆》。

痞子蔡在他的著作《孔雀森林》的自序里提到：“通常序都是写点感言或是关于内文的种种。”然后他调侃自己，说他的序都写得像小说。

这时我回头看看自己这篇序，写得像不像小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确定的是，这根本就不像是《六弄咖啡馆》的序。

不过，我觉得没关系啦。我本来就是写小说的家伙，所以我写什么东西都像小说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好啦，让你们等这么久才有新作品问世，真是不好意思啦。《寂寞之歌》之后真的好久不见你们了。久违啰，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好好地享受《六弄咖啡馆》的咖啡香吧！

吴子云

二〇〇七年夏初于台北

欢迎光临

六弄的老板是个年轻人，男的。
大约三十岁吧。

六弄是店名，所以就叫作六弄咖啡馆。
奇怪的是，店并不是开在某巷六弄里，
它的地址甚至只有某巷某号，没有某弄。
我也对这店名很好奇。

他说欢迎光临的时候，是在我背后，
我不是被他吓了一跳，只是没想到，
竟然有人是在这个奇怪的位置欢迎客人的。
不是都该在客人的面前吗？



「你好，请坐啊！想喝什么？」

「嗯……不……我……」

「现在可以煮的咖啡不多，先跟你说声抱歉喔。」

「嗯，没关……」

「对了，喝咖啡最好什么都别加，才叫作喝咖啡。」

「喔……」

「别担心，我的咖啡不会让你睡不着的。」

「嗯……」



他就像个兴奋的孩子，一张嘴停不下来，

我都还来不及回应他说的前一句话，

他就开始说下一句了。



那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工作，即便我已经领过这家公司两次薪水了。

每天上班打完卡之后，我就得走过三个弯，看到四个人，最后再经过一个摆着上千支广告牌用的胶膜、千颜万色的仓库之后，才能到自己的位置上。而我放下包包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传真机旁边收前一天晚上的传真，那传真机就像是古时候的鬼怪千山姥姥一样，吐着很长很长、一圈一圈瘫在地上的白色舌头，对，就是瘫在地上，毕竟传真纸在地上是不会动的。

传真上面会有许多的公司名称、联络人电话、地址或是该公司的仓库编号、需求产品型号，还有一句“请在某月某日之前寄到，谢谢”。

我必须把这一大堆传真整理好，再走到电话录音机旁边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这时会听到一些零售代理商的订货留言。他们的留言是有公式的，这个公式是这些零售代理商跟我们公司之间的约定。

举例来说：

“我这里是永昌〇一八四，我需要 N 三〇〇七、P 六〇〇四、R 二〇一三各一支，还有三〇一〇、九〇一〇平面铝条各三组，镶嵌器四支，请最慢在后天寄到。”

这就表示有一家叫永昌的零售商店，代号是〇一八四，它要 N 三〇〇七、P 六〇〇四、R 二〇一三的广告胶膜各一支，还有长三十

公分、宽十公分,以及长九十公分、宽十公分的平面铝条各三组,三十条一捆为一组。至于镶嵌器则是把铝条固定在广告牌上的器具。而这家叫永昌的公司要在后天以前收到这些东西。

当我听到这些讯息时,必须拿出一台像是 PDA 的小机器,快速地在上面记录店家的需要,然后再拿到计算机旁边,插上一条传输线,把我刚刚记录的东西,从打印机里印出来。

接着就是开始打单据的时间了。

我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在这之前我会先泡好茉莉花茶,然后才面对屏幕,键入今天该出货的货单。通常这个程序会花费我三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对产品还不是很熟悉,而且我的计算机常常宕机。

打完单据之后,就是叫正在外面打来打去地玩追逐战,或是蹲在一起抽烟讲笑话的几个小男生进来拿货单。他们是公司的送货员,平均年龄是十八到二十二岁,都是还在夜二技或夜二专就读的小男生。他们会自己分配送货范围,通常最远只会送到新竹,新竹以南就会叫货运了。

下午则是我接电话、打电话向上游厂商订货物,还有联络海运公司、空运公司,确定货柜及货机到港时间的时候。

总之,我的工作很明显地分成两块,第一块就是把货送给别人,第二块就是叫别人把货送给我。

看得出我在什么公司工作了吗?

广告公司? 嗯,不太对。

广告用品公司? 嗯,不尽正确。

广告用品器材公司? 嗯,还差一点。

广告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我打你喔!

我们区总(他的职位是台湾区最大的)常说,我们公司可以说



是广告公司,也可以说是广告用品公司,也可以说是广告用品器材公司,但其实,最适合的名字应该是“广告相关万有公司”。

他的意思是,只要是跟广告有关的,我们都能提供服务。

那或许你会问:“报纸广告呢?”没问题,我们有代刊中心。

“杂志广告呢?”没问题,我们有平面广告设计师帮你处理,让你刊登在杂志上的广告令人印象深刻。

“电视广告呢?”没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广告公司,完整的团队可以替你拍好广告,敲定播出频道及播出时间。

就连广告颜料、广告传单、广告墙出租等,只要有广告两字,我们都能处理。

甚至连高速公路旁那种超大型广告牌都有好几根是我们公司的。

不过,区总又附带一提,除了广告明星不能代为安排吃饭甚至上床以外,其他有关广告的事都难不倒我们公司。

所以,我的部门只是公司里非常微小的一块,也是比较不赚钱的部门。但是,当跟我交接的那位大姊说我接管的所有货品价值超过一亿时,我就觉得这所谓比较不赚钱的部门,还真不是普通的贵啊。

发现六弄咖啡馆的那天,我特别晚下班,原因是在等一通海运公司的电话,他们搞错了货号及柜号,把我们的货送到日本去了。

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接近十点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晚下班。其实我在公司的时候挺害怕的,因为离我最近的保全人员在至少八十公尺以外,而全公司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去厕所的时候就一直有种周遭空气变冷了的感觉,从厕所回来之后,还一

度把窗外路灯照到树之后，映在墙上的树影看成一个人坐在墙上摇啊摇的，我不是一个很大胆的女孩子，那一秒钟我全身发麻，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哭出来了。

我刻意把后面那台音响的声音开大一点，然后尽可能地不要去看到那一面吓到我的墙。

离开公司时，我还走过去跟保全人员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帮忙，略微修剪办公室外面枝叶茂盛的树木。保全人员是个很憨厚的老实人，他说：“梁小姐，我只是一个保全，我不会园艺耶。”我一听，差点昏倒在那里。

搭捷运回家的时候，我还在微微地发抖，想着要打电话给在高雄的妈妈，问她能不能在下周我回家时带我去收惊。然后，在打与不打之间，我一直犹豫着，就这样犹豫到快到家。

如果不是平常走惯了的那条路，因为地下水道正在施工而封了路，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六弄咖啡馆开在我家后面的后面的后面那条巷子里。那条巷子跟我家的巷子平行，是我不太可能会经过的地方，至少在我还不熟悉台北之前，我是不会走去那里的。

我经过六弄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一家咖啡馆，因为它还没有招牌，我是被它门前一只可爱的小猫吸引了目光，正在考虑要不要把它带回家养的时候，才发现有一块大概三十公分平方的木板钉在门的侧边，上头写着“六弄咖啡馆”。

然后，我开始注意这间店的样子，它的大门边有个展示用的柜子，柜子里除了一张裱了框的书法之外，什么都没有。

“它叫作小绿。”有个男人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啊？你说什么？”我吓了一跳。

“那只猫啊，它叫作小绿。”

“喔？小绿？”



“要进来坐吗？”他推开玻璃门，转头问我。

“呃……我……”我还没想好怎么拒绝的时候，他又接着说了“欢迎光临”。

“不好意思，刚刚我去巷口的7-11买东西，因为地下水道施工封路，所以我绕了三条巷子，多花了一点时间，不然，通常只要两分钟就能回来了。”

“嗯……”

“你好，请坐啊！想喝什么？”

“啊……不……我……”

“现在可以煮的咖啡不多，先跟你说声抱歉喔。”他站到一张靠近落地窗的桌子旁，拉开了椅子，我慢慢地坐下。

“嗯，没关……”

“对了，喝咖啡最好什么都别加，才叫作喝咖啡。”他走向吧台，回头说着。

“喔……”

“别担心，我的咖啡不会让你睡不着的。”在进吧台之前，他又跳出来说。

这时，我心里只想着该怎么离开这里，但面对一个这么热情招呼你的老板，我真的不知道该找什么理由离开。

“嗯……喔……”我小小声地回应着。

六弄咖啡馆，不在六弄里。

“记得我刚刚告诉过你，现在能煮的咖啡并不多吗？”他回头看着我问。

“嗯，记得。”

“其实是因为我的店还没开张，开幕日定在下个星期六，现在还是我的前置作业期间，所以我并没有太多的产品可以介绍给你。”他站在吧台里，手边忙着拿东拿西的，偶尔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话。“不过，我这几天试了几种不同感觉的咖啡，再加进一些调味，我想你应该会喜欢的。请问小姐贵姓？”

“……嗯……我姓梁。”

“梁小姐，平常有喝咖啡的习惯吗？”他开了一炉小火煮着开水，但那炉火其实不小，瓦斯燃烧的轰轰声非常清楚。

“偶尔，不过，我喝不多。”

“那么，你能接受黑咖啡吗？”

“黑咖啡？”

“是啊。我刚刚跟你说过，喝咖啡最好什么都别加，才叫作喝咖啡啊！”

什么都别加？那不是很苦吗？

坦白说，我没喝过完全不加糖跟奶精的咖啡，那一小滩黑色的水实在没什么魅力，得以诱惑我把它喝到肚子里。在办公室时，我常泡些花茶或纯茶来喝，虽然我并不排斥重口味的咖啡，但也不常喝。平常在家，偶尔想来杯热的饮品，打开柜子也只有两种选择，



不是麦片牛奶就是阿华田，咖啡的话也只有三合一的马克斯韦尔。

“嗯，是吧……”我没有直接表达我的习惯，只是轻声地附和。

“所以你要黑咖啡啰？”他轻一挑眉，问着，似乎因为我被说服了，而显得有点高兴。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店里现在没有糖跟奶精啰？”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笑出声来，“不不不，不是的，你误会了，梁小姐，我是在介绍你喝黑咖啡，不是在暗示你，我的店里现在没糖没奶精。”他摸了摸头，“不过，你的反应还真快啊。”

“不是我的反应快，”我吐了吐舌头，“只是我没喝过黑咖啡而已。所以……这表示你的店里有糖跟奶精吧？”

“没有。”他说。我感觉有好多只乌鸦从头上飞过去。

“看样子，我得再一次跟你说抱歉了，因为现在是前置作业期间，我还在联络厂商比价，很多东西都还没送来，店里只有我自己去买的一些咖啡豆，还有几颗苹果。如果你真的不想试试黑咖啡，我切苹果请你吃吧。”

“没关系，煮了就煮了，我可以喝喝看。”

这时水已经煮开，他在煮沸的开水上插上一个长相奇特的玻璃杯，那杯子上粗下细，粗的部分很胖，大概比细的部分胖了五到六倍。粗的部分放了已经磨好的咖啡粉，细的部分像根管子，用来连接下方盛着开水的圆形玻璃壶。

细管子插上圆形壶后，约莫过了两三秒钟，下方的水开始顺着细管子往上流，于是在上方胖杯子里的咖啡粉被顶了上去，然后他拿了一根像桨一样的东西，在胖杯子里前后旋转着。

“我有几个好奇的问题想请问你。”

“请说呗。”

“这是什么杯？”我指着他正在使用的东西。